

全文3萬字,共26節,本次發表16至20節
謹以此文,紀念冰凌先生從事小說創作和文學
活動五十周年(1972-2022)。

16.

從此,冰凌外出打工更加辛苦了,他需要
掙更多的錢來維持聯誼會的日常運轉,做更多
的實事:聯絡全美華人作家,接待國內作家訪
美,開新聞發佈會,辦文學講座,向國內文壇和
媒體推介美國華人文學作品,向美國文學界和
出版方宣傳中國當代文學……

好在冰凌精力旺盛,不知疲倦,又辦事高
效,才華超群,在短短的時間里,冰凌就已把聯
誼會的工作搞得風生水起,成績斐然。遇到麻
煩,他依然總是說:“不要緊”。

而且,冰凌這一顆無花果,還是一顆幽默
果,開心果,大家開心一刻,忙點累點又算什麼!
便常常聽到聯誼會里,歡聲笑語,歌聲四起。

冰凌又要做聯誼會的工作,又要打工,稍
有空閑,他便去耶魯大學圖書館借書看,順便也
贈給圖書館一些中文圖書,這其中,有一些是聯
誼會的作家們送來的書籍,還有一些是國內的
作家朋友寄贈給他的簽名本,如梁曉聲的《雪
城》,劉紹棠的《豆棚瓜架雨如絲》,他都轉贈給
了耶魯大學。

不過,冰凌贈送耶魯的第一本中文圖書,
卻是他自己的一部簽名小說集,小說集的開篇
之作便是《無花果》。這一次,冰凌總算把無花
果種在了耶魯的校園里。

從此,冰凌的捐書便如涓涓流水,一有機
會,他就捐捐;再找機會,還要捐捐。其捐捐也涓
涓,其涓涓復捐捐。時至今日,我看到他在國內
也是到處捐書。冰凌的書事四則,無非是讀書,
寫書,做書,捐書,只不過,做書那是稍後的事
情了。

冰凌又想出了一個捐書的好主意。

1997年中國作家代表團訪美,全美中國
作家聯誼會便向代表團提出聯合捐書的意向。
代表團回國後,隨即向全國作家發出了捐書倡
議。一時間,無數的作家簽名珍本,像一陣陣鴻
雁,飛越過太平洋的上空。

最後,鴻雁都落到了冰凌在康州的家中,
很快,在臨時兼做聯誼會辦公室的房間里,已到
處堆滿了書籍。冰凌與家人和朋友忙著給圖書
分類整理,登記造冊,然後裝箱搬運,讓涓涓細
流,變成滾滾巨浪,匯入人類的文明之海。

在第一波捐書潮中,冰凌便向耶魯大學捐
贈了二十九箱圖書,向哈佛大學捐贈了三十多
箱圖書,其餘的書籍,就都捐給了哥倫比亞大
學。其後又有了第二波,第三波……

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回復給冰凌的受
贈書單上,拉出了一個長長的書目,全是八九十
年代出版的中國當代文學作品。其中,我看了
陳忠實的名著《白鹿原》,人民文學出版社
1998年修訂本。

若要認識中國當代文學,不可不讀《白鹿
原》。《白鹿原》是一部講述渭河平原滋水縣白
鹿原三代人的長篇小說,更是中國傳統社會的
一部長篇史詩。在《白鹿原》里有一個地方叫白
鹿原,白鹿原里有一個族長叫白嘉軒:

白鹿原橫在我的眼前,也橫在我的心中,
這個地理概念上的古老的原,又具象為一個名
叫白嘉軒的人,這個人就是這個原,這個原就是
這個人。

如今,這一冊陳忠實的簽名本,已成為哈
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的珍貴典藏,而《白鹿原》也
早已成為中國當代文學的一處風景高原。儘管
陳忠實已經去世了,但是,他的文學影像依然站
立在高原之上。

雖然陳忠實並不是白嘉軒,卻還是可以借
用他寫白嘉軒的這句話,來說一座文學高原,來
說他自己:

這個人就是這個原,這個原就是這個人。



2017年,60集電視連續劇《宋詞演義》總
顧問冰凌和著名旅美詩人、劇作家、全美中國
作家聯誼會執行會長、《宋詞演義》總編劇褚成
炎先生在《宋詞演義》啟動大會上合影。



冰凌的無花果(四)

方鳴

1998年,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常務副會
長沈世光和冰凌先生,開車將30箱中國作家
的簽名著作送到波士頓的哈佛大學,一箱一箱
搬進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的書庫里。(攝影:沈
世光)



1996年,冰凌為江蘇經濟代表團講授《中
美文化異同的比較》。



2011年,冰凌向福建著名作家黃國敏先
生(右)組稿。從2002年,冰凌主持的出版社在
美國先後出版了黃國敏先生的五部著作。



1997年,冰凌在紐約參加香港回歸祖國
大型慶祝遊行活動。

17.

在這一份受贈書單上,我還看到了徐開壘
的《巴金傳》和彭新琪的《巴金的世界》,這是兩
本研究巴金的最有價值的專著,告訴了世界一
個真實:巴金的巴金和巴金的世界。

早在三、四十年代的孤島文學時期,徐開
壘就已在上海陸續發表文學作品,刊登于《魯
迅風》、《宇宙風》、《文叢報》、《譯報》等報刊雜
誌,原來他也是一個文化老人。根據巴金的口
述和文獻資料,徐開壘在八十年代末寫作了
《巴金傳》。

彭新琪曾擔任巴金主編的《收穫》雜誌的
編輯,也是巴金日常的文字助理,與巴金有過很
長時間的交往,是最瞭解巴金生活的人,得以從
親情、友情、愛情三個方面以情人筆,寫出了一
個閃亮的巴金的人生。

這兩本書都寫到了巴金曾說過一句閃亮
的話,熱愛巴金的人們不會忘記:

我不配做一盞燈,那么就讓我一塊木柴
吧!

我在看受贈書單時,冰凌還曾特意向我推
薦了王旭烽的長篇小說《南方有嘉木》,浙江文
藝出版社,1997年出版。故事的背景是晚清民
國時期杭州的忘憂茶莊,作者講述了四代茶人
的命運人生。這部小說極具歷史情感和文化意
蘊,2000年榮獲第五屆茅盾文學獎。

“南方有嘉木”一說,源自唐代茶聖陸羽的
《茶經》:

茶者,南方之嘉木也。

我贊《南方有嘉木》,享有一個多么美妙的
書名!不禁,眼前似浮現出一片詩意的畫境:日
落川長,煙雲滿幅,林木叢雜,危峰障目,江晚正
愁予,山深聞鷓鴣。

由《南方有嘉木》,我又想到了漢代的一首
古詩《庭中有奇樹》:

庭中有奇樹,綠葉發華滋。
攀條折其榮,將以遺所思。
馨香盈懷袖,路遠莫致之。
此物何足貴,但感別離時。

受贈書單上還見有一部《王蒙文集》,1993
年華藝出版社出版。文集共十卷,編入了王蒙
最重要的著作,居然,隱在書頁深處,有一篇我
先前未曾讀過的小品《無花果》:

小時候院子裡有一株無花果,只記得葉片
挺大,別的沒有印象。倒是它的名稱——無花
而有果,叫人一下記住了。

王蒙曾在新疆度過十六年的滄桑歲月,他
總要在文字中憶起新疆,這正是:曉看天色暮看
雲,河上秋風雁幾行,昔人已逐東流去,一枝一
葉總關情:

新疆阿圖什一帶,以盛產無花果而著名。
那里的無花果,成熟到金黃色,由一位姑娘來摘
下,吃以前放在手心里啪地一拍,然後再敬給
你。這種吃法好誘人。

不論王蒙經歷了多少風雨和磨難,他存下
的時光永遠是美好。他珍藏的回憶里,也有那
一點青綠的顏色:

新疆已經闊別,無花果也只保存在回憶
里。

原來,無花果是冰凌和王蒙共同的文學影
像。無花果在冰凌的記憶里,也在王蒙的回憶
中。無花果是舊日的夢中之花,代表着過去曾
經的希望。這個希望,一直橫亘到今天,便成了
對舊日長久的眷戀,夢中之花時而又變幻成了
一朵記憶之花。



2012年,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在耶魯大
學舉行歡迎海峽兩岸茶業交流協會代表團訪
美演講宴會,世界首席刑偵大師李昌鈺博士
(右)向福建省原常務副省長張家坤團長頒發了
嘉獎狀,表彰他為中美文化交流所作出的重要
貢獻。



2015年,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在耶魯大
學舉行歡迎浙江農林大學茶文化學院演講宴
會,世界首席刑偵大師李昌鈺博士(中)向茅盾
文學獎獲得者、著名作家王旭烽院長(右)、冰凌
先生頒發了嘉獎狀,表彰他們為中美文化交流
所作出的重要貢獻。



世界首席刑偵大師李昌鈺博士(左)曾對浙
江省僑商會秘書長、著名詩人姜敏達先生說:
“冰凌是國際大好人,是好人中的好人。”



2018年,全美中國作家聯誼會、紐約商
務傳媒集團聯合在美國耶魯 紐黑文飯店 19樓
景觀宴會廳隆重舉行中國著名漆藝家連旭雲
女士《漆語 我語——連旭雲作品集》畫冊耶魯
首發式、贈書儀式和演講宴會,冰凌先生主持。



1996年,冰凌陪同中國科學家代表團訪
問耶魯大學,為大家忙前忙後拍照片。著名物
理學家、後任北京大學校長的王恩哥院士見狀
後對冰凌說:“我來幫你拍一張照片。”回國後,
王院士寄來這張照片。照片拍得很好,這是一
件小事,足見王恩哥院士的為人。

18.

冰凌的長篇人生小說又翻開了新的一頁,
冰凌時間進入了1998年。

對於冰凌來說,1998年太不尋常。給美國
著名高校圖書館的捐書活動還在繼續,冰凌隨
即又作出了一個重要決定:創建中國作家之家,
給中國作家一個美國的家。

家是什麼?巴金最著名的小說是《家》;冰
凌的《無花果》里講的故事也是家;魏晉的流浪
詩人四處尋家:“我獨何命分未有家,時將暮兮
可奈何”;北宋文學家范仲淹筆下的徵夫涕淚
思家:“濁酒一杯家萬里”。

也是在1998年,台灣女歌手潘美辰唱紅
了一首《我想有個家》:

我想有個家

一個不需要華麗的地方……

我想有個家

一個不需要多大的地方……

還是在1998年,美籍華女歌手順子又
唱紅了一首《回家》:

回家……

回家……

自古中國的傳統文人,詩書繼世,忠厚傳
家,無不是書香清味,花香靜寂,所謂“三間書屋
年年,一點禪燈夜夜明”(宋·張紹文)。可是,中
國的當代作家群體,在美國就沒有家。

1998年春節除夕,沈世光先生請冰凌吃年
夜飯。沈世光是冰凌原來打工的飯店老闆,兩
人後來卻處成了朋友。沈世光問冰凌在忙什
麼,冰凌說,他忙來忙去,就想建一個中國作家之
家,他在找一處大房子。

沈世光雲淡風輕地說道:在我家怎麼樣?

冰凌眼前一亮。

沈先生的家是一棟三層橘色小樓,飛檐翹
脊,古樸典雅,蔣子龍日後曾有過如此的描寫:

沈先生的小樓離高速公路不足200米,有
專線通到他的車庫,卻彷彿坐落在原始林區。
房子四周是碧綠的草地,每到清晨,草尖上就
頂着一層晶亮的露珠,草地外面是野樹林,有高
可參天的橡樹,也有一片片一蓬蓬已經開始轉
為深紅的楓樹,林子中間有一深溝,溝底流淌着
一條小溪……

當然,蔣子龍不可能不寫這個房子的主人:

沈先生直而不激,誠而不淺,有一種可信賴
的成熟。他的夫人,清淑潔淨,充滿靈性,心如晴
空朗日,活力充沛。他們都已經無須任何奢華
的偽飾,有着一種極為樸素的生活姿態。惟其
樸素,所以自然;因為自然,所以自由。

這樣的房子,這樣的主人,把中國作家之家
建在此處,自然是再好不過了。冰凌馬上張羅
起了“家務事”,他更加忙碌了。不過,“家”里
“家”外,冰凌都是一把好手,何況還有沈先生夫
婦的扶助。

三個月後,1998年5月3日,最是一年春好
處,美國“中國作家之家”在沈世光的康州別墅
正式挂牌。在隆重的成立儀式上,王蒙和著名
美籍華裔學者趙浩生親臨剪綵。趙先生已經離
國五十載,一朝回“家”,不禁長嘆:“有家可歸
了!”中國作家終於有了美國的家,冰凌也終於
有了自己的夢想之家。

冰凌要把這個夢想之家辦成中美文化交
流之家,中美民間交往之家,為中美兩國的文化
交流和民間友好往來做一些實事。他做到了。

“做一些實事”,是除了“不要緊”之外冰凌
的另一句口頭禪。冰凌有一顆實實在在的心,
便要做實實在在的事。特別是風雲變幻的中美
關係,尤其需要像冰凌這樣的文化大使和民間
外交官。

在此後的日子裡,作家之家接待了一個又
一個中國作家代表團,先後迎接了幾百個中國
作家、學者和文化人士回“家”。回家,回家,讓
我免不了又要借詠古人的詩句,拚詩一首:

想得家中夜深坐,還應說着遠行人。(白居
易)

倦聞子規朝暮聲,不意忽有黃鸝鳴。(柳宗
元)

那廂,潘美辰在歌聲里哭泣:“我想有個
家”;順子在歌聲中呼喚:“回家,回家……”;這
邊,來訪的作家舒乙先生提筆贊嘆:“我愛這個
家”;中國作協副主席翟泰豐又獨有詩吟:“天下
同胞知多少,康州有家係我心。”

許多訪美的中國作家,都向往作家之家,不
管走多遠的路,都特意要轉回“家”來看看:或參
加一場文學談話,或寫上一篇情景文字,或送來
幾本書籍,或約見幾個朋友,哪怕只是吃上一餐
飯,睡上一夜覺,在一個異國的家里做一個故鄉
夢,夢里不知身是客,醒來還在家里臥。

蔣子龍訪美期間就住在作家之家,每日夢
醒後,便早早就爬起來到林中跑步,難怪他的
小說寫得那麼活力四射,神采飛颺。2001年11
月1日,王蒙再次來到作家之家,冰凌有一段幽默
的文字,寫了王蒙夜宿早起之後——

丁芝仙老媽媽弄好了早餐,還特地燒了一
鍋稀粥,稀粥熬得很溫柔,王蒙先生 (接下頁)